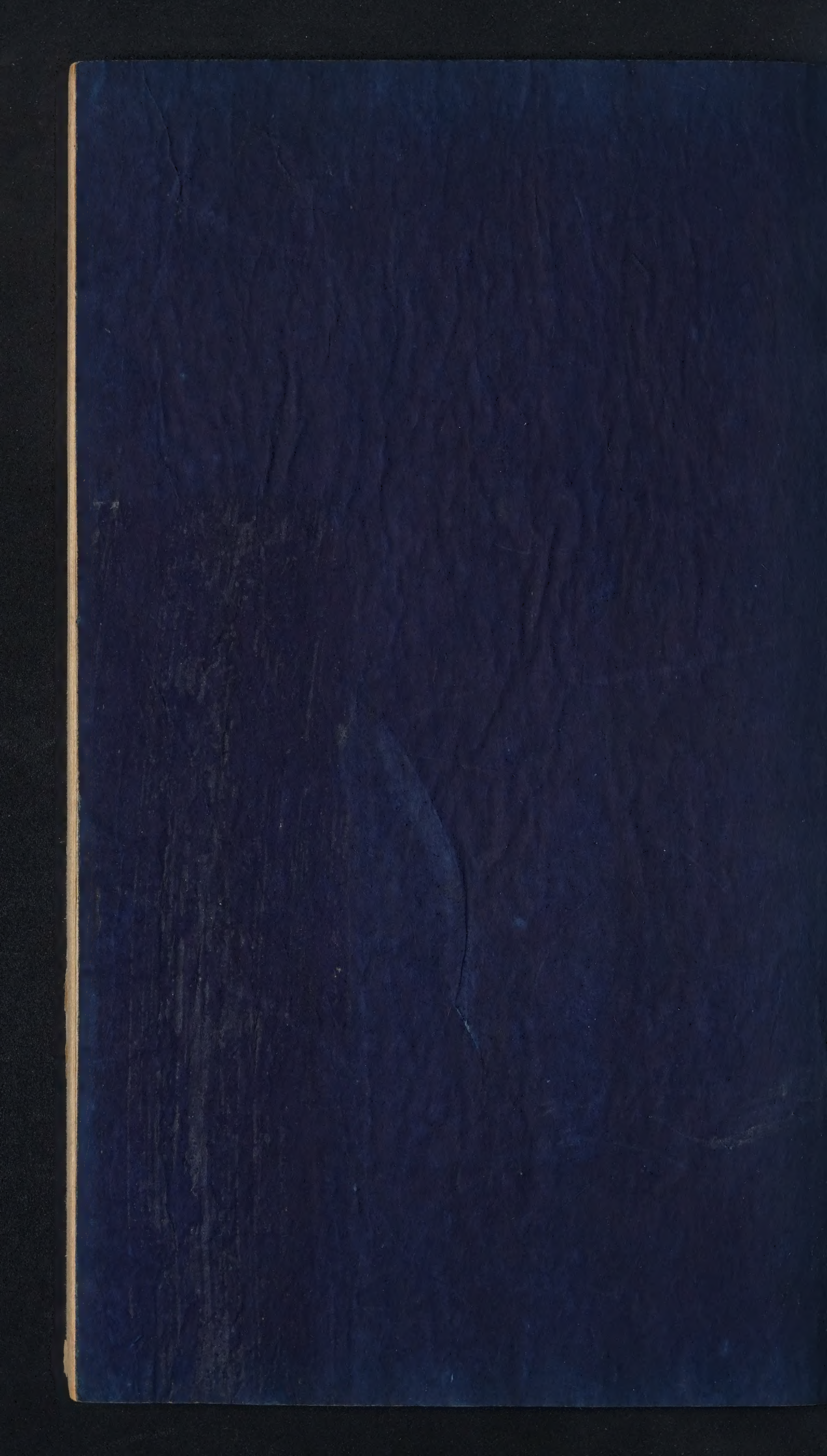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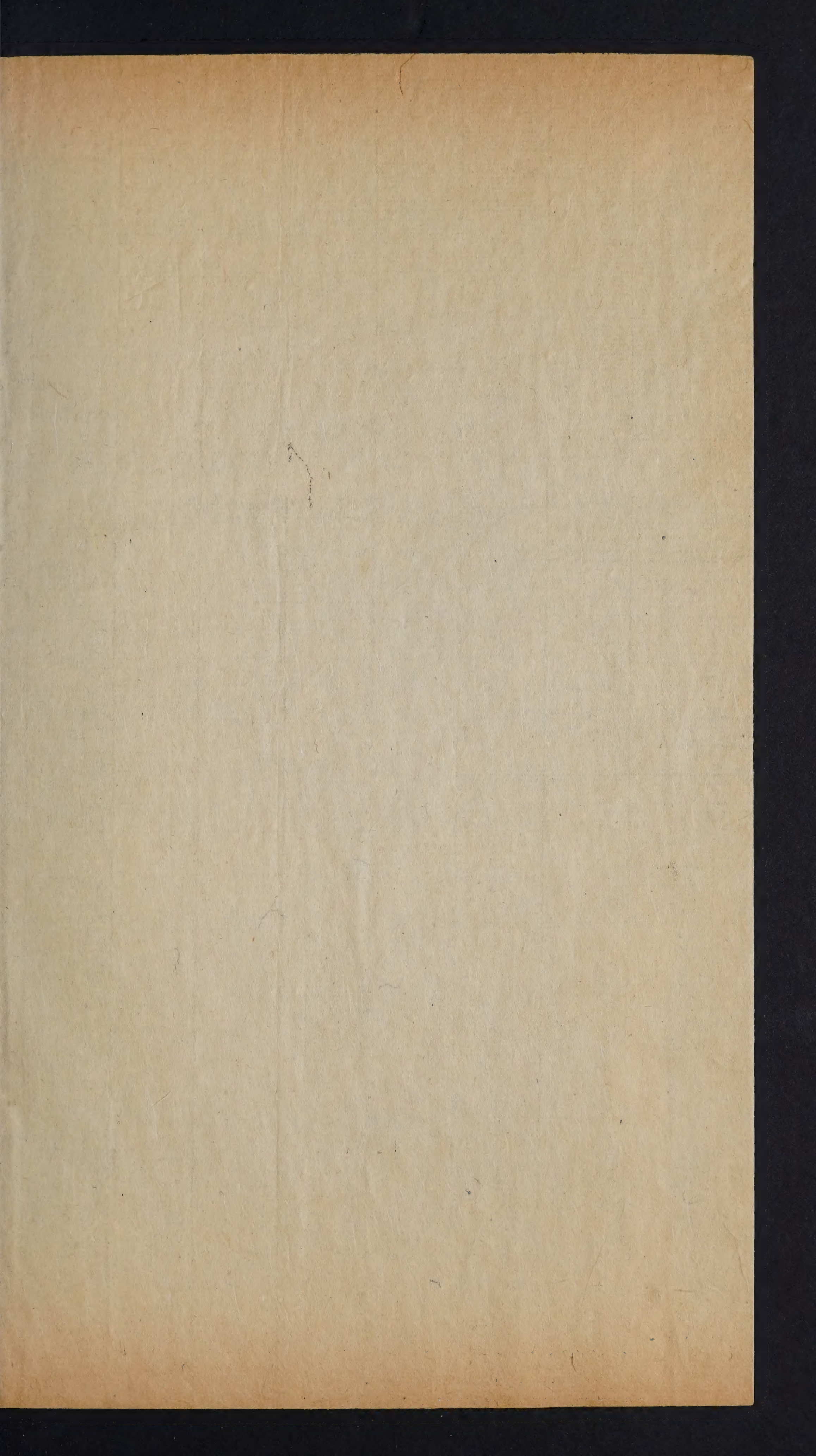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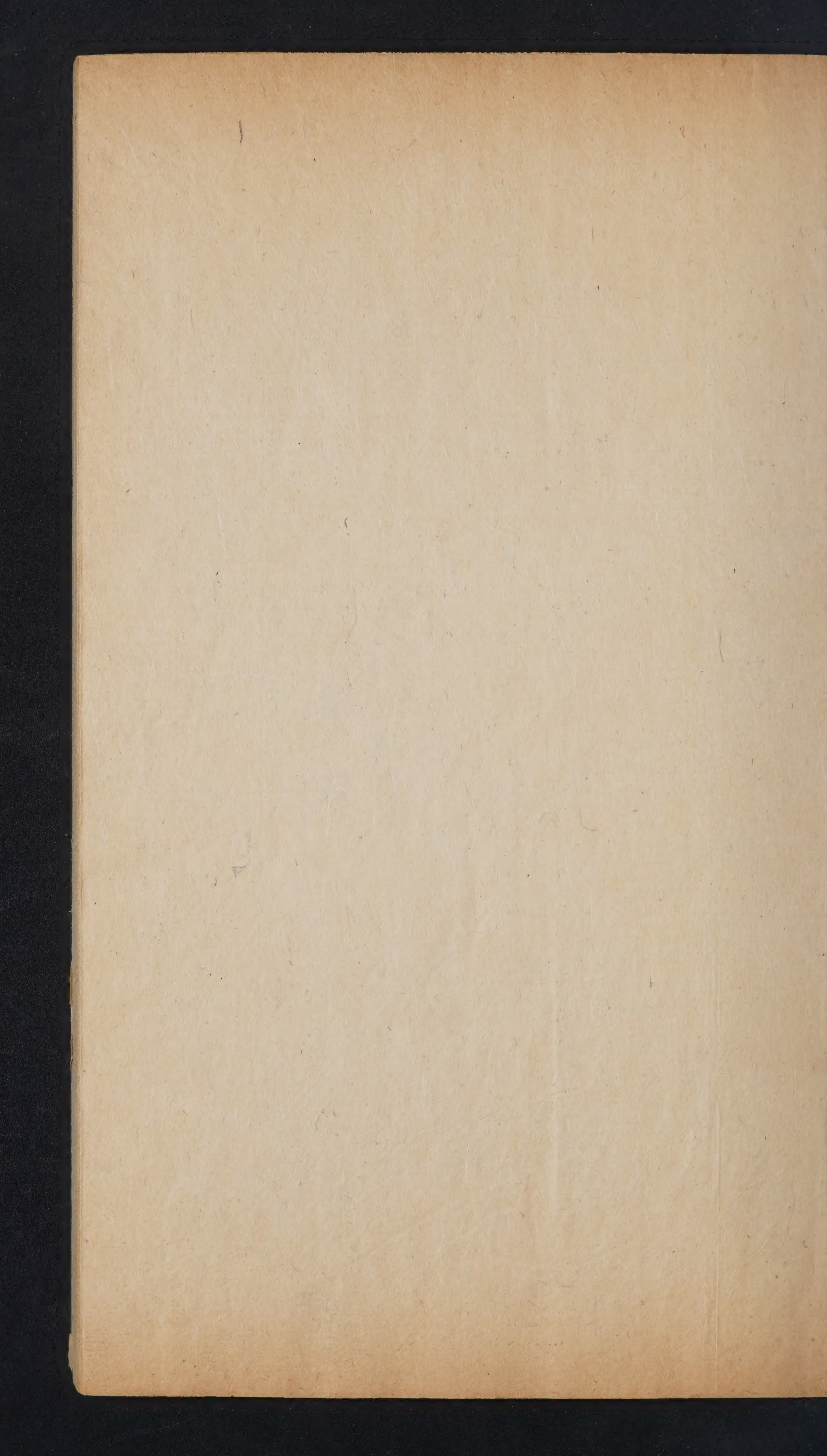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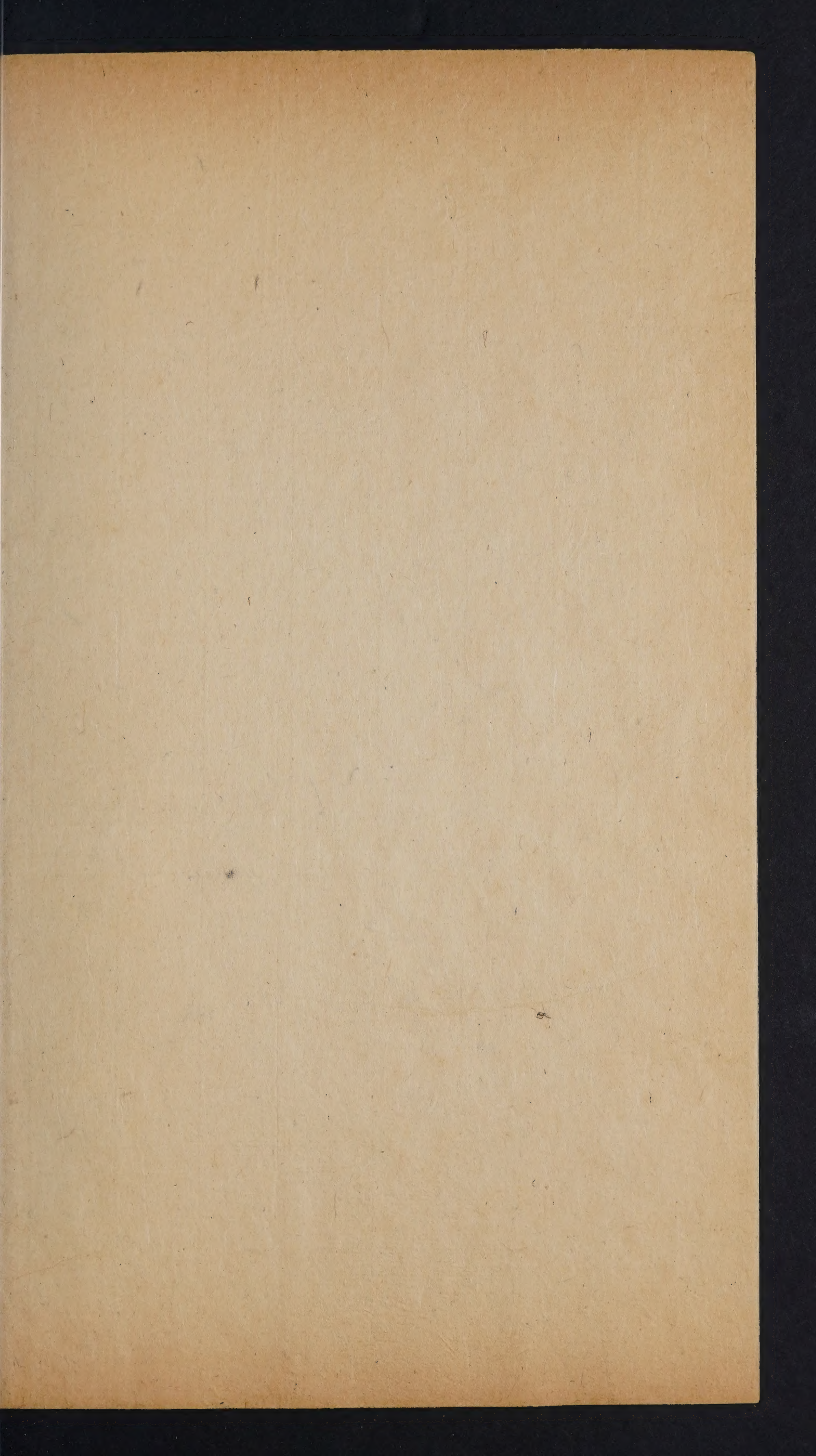








夫婦譜

德感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只自責己而不正身不能齊家者亦因此自然改過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型

梁鴻與孟光夫婦相敬如賓嘗避地吳中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孟光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也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乃舍之於家

詩曰刑于寡妻孟子曰夫婦有別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三公命讀此書作一篇有修的大丈夫須所謂君子者乎

和睦

柯陸字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但婦女輩未嘗讀書明理若有不是只當委曲曉諭不可遽生瞋怒和見如賓乃為和氣召祥之家

禮曰夫婦和家之肥也傳曰冀缺與其妻相敬如賓柯公命讀此書體出此言教人以見凡為夫婦者皆當如是做也

偕老

漢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論群臣微觀其意公主注意司空宋宏謂其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因謂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公主曰事不諧矣

唐太宗謂尉遲恭曰朕將以女妻卿卿意何如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之道每聞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

禮有三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其一也宋司空不足異而異者尉遲武夫不曾讀書知命偕人罕觀

歎

偕老之理可以姻賢智不可以出富貴可以姻德徽
不可以必富貴方以姻美婦不可以必醜寡更可患
其少年英俊從僅太早胸無定識一見王公大人聠
膽俱落若以婚姻下問能畏威自應即希榮以圖聯
舊迎新以悉為好罪(有)不可據其之其聲預文先先生
教訓子弟平日即將此等大義照書講明免致臨事
糊塗倉猝受害也若(而)王公大人招贅之舉亦須留
意察訪不可欣動一時陷人於不義且使千金之體
一朝瓦裂也

山濤為布衣時家貧嘗謂其妻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
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韓氏貞靜儉約不改從濤
果大貴爵及千乘而無嬌媵（嬌音驕　媵謂姬妾）
房元齡妻盧氏有賢德元齡微時病將死謂妻曰吾病
革君年少不可寡居須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
示元齡以明無他後元齡病愈貴至宰相禮之終身
劉廷式既聘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喪明矣女家
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吾既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
若此女某不娶何所歸娶擇吉成禮夫婦相敬如賓女
攜手而行生二子後舊妻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

坡為太守諭破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要替的愛
從何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因與無因也
东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
孔子曰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
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山谷二公其去前貧賤
後富貴之義乎劉廷式其去有所取無所歸之義乎
晏子曰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吾同於此數公見之是
嘗令讀書亦做夫婦之倫者也

讀書術人譜 六

交友譜

擇交

何晏鄧颺夏侯玄求與傅嘏交而嘏皆不許曰夏侯泰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聲而口覆國之人也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有為而躁外要名利而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親之乎

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傳以今讀此書術出情交之人知與悅不若己者異矣

愛善

申穎占居業可念自須一日不能少之或問其故曰吾不能改我過一日不見此日即不得聞吾過焉孟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申公令讀此書俾出受善改過之人然則以此人友吾友其德日進其過日寡矣

忘年

張鎔有重望讀贊年十八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之交

禮曰相下不厭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張公令讀此書俾出忘年之人也不亦善哉

恤難

張一鶚與文丞相為同學友丞相大拜後屢薦之不起及丞相遭禍起吉州一鶚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予當同去至燕寓獄之近宅三年供給衣食丞相既被害即竊其首藏之他處繼收其骸骨火化而歸先一日丞相之子夢父言曰吾之骸骨盛一鶚帶還矣已而果然後人謂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楊榮從永樂帝北征與相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墜馬金胡二人不顧而去楊公下馬為整鞍轡不牢步幼孜復墜馬鞍韉裂公即讓馬騎之自乘

儀為往夜至旦不緩其被翌日謁上細敘備述其事上
嘉公義公謝曰僚友之分所當然也上曰廣德非友乎
乃不顧而去也
記曰患難相恤張楊二公今讀此書仰成義友所謂
高義薄雲天者乎

仁民譜

全節

涉江征北蘇氏一絕色女子以重幣聘之及歸旋憐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家堅不歸公以付中柳逆國拒之遣嫁予金助其妝匳且訪肩約

程彥賓爲羅城太守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時有姿色女哀怖甚已公謂女曰汝恐汚我否敢不犯因手自封鎖置於一室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云旌節非敢望但得無病而終判年其矣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終諸子

皆仕籍

黄翁橫家富饒方罹寇亂將逃避之以金銀埋窖土中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出榜曉諭以金帛俟放還不然盡殺之黄公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乃盡買其命乃取窖中金銀送賊營千人以釋還家黄公有五子開閣閎閭闕相繼登科俱為顯官

秦大成為孝廉時繼娶於某氏初婚之夕氏忽泣不止秦公問之對曰妾自幼許鄰家李氏子父母嫌其貧因逼休改嫁欲以身更二姓有乖婦道是以悲耳秦公悚然曰何不早言第成吾過乃出閉其門趨止外舍宿焉

其家僮迎李氏子謂之故且曰今夕良辰請二人即在吾家成禮所有遺產以相贈李氏子感泣莫知所對即於秦宅成婚三朝後其婦泣謂曰君癸未科秦公狀元及第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妻俞氏以夫久病召澄診脈云病勢危急須進補藥多劑方保平安俞氏念補藥價貴家實無錢因思已有饒邑若得救夫之命亦何惜自獻之醜引澄至密室言家貧不能圖謝且無力市貴藥願以身酬澄正色曰汝實無藥救夫因欲作此穢事大可憐憫然余生平禁不作此行苟以此相污我是

使我永為小人孺子無失大節吾力猶能辦藥以愈爾
夫不須遠覓也竟與多劑愈其夫疾一夕夢神告曰汝
鬻藥多功且不擇危急中亂人婦奉上帝敕錫汝一官
錢五萬貲未幾東宮得疾詔鬻藥能治者一劑獲安錫
官與錢如其夢數自此大富鬻道益振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吾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
上諸公會讀此書做成仁德全人名節如是哉曰諸
公不虛讀書人也何以概之予云子夏曰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
全節戒淫是仁民中第一義學者識之

恤孤

楊州蔡璉建育嬰社募眾協舉以四人共養一嬰每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上遺棄子女收至社中雇貧家乳婦喂之每給工食銀六錢每月十五日社首親到社中驗兒肥瘦以賞罰之三年為滿聽其父母認領回去石君曰此法惠而不費恤孤顧貧所全甚大可倣而行也

鍾離瑾宰江西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氏買婢陪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而泣鍾離怪而問之婢曰幼時我父為令死此邑不幸與母俱亡時婢七

歲育於吏家敉年令明府聘買婢吏於以某宦女因欠
故債思念先人不覺怨耳公即呼吏問之大爲惻憫即
命家人爲備服飾送書許公曰吾買婢得前於今遺女
情爲怨之義不可久吾嘗擬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
一年别以吾女嫁遣以歸某子可乎許某答曰昔蒙遣伯
玉卿獨爲某子某願以前令女配吾次子公以女配吾長
子女及裝飾於是二女並歸許氏鍾離公因夢一緋衣
丈夫拜謝云弱息過蒙某偏已得請於帝矣後瑾歷十
郡太守壽九十八而終
尚霖爲匡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因尚公請所託尉託

以老母少女及李尚公劉倩送其女及孤骨歸河南且
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拜泣曰以無芸子錢感恩力
請於帝令為公子矣是月某妻果孕明年解官歸安過
灘險必見鐵橋約至岸上以指呼狀將抵荊州又夢尉
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盒送及生府公果以小盒
貽米為糜粥之需呼之曰合名之曰穎及長以仁篤孝
官至大理寺丞

元徐秀賀時其兄早亡有遺孤甫月其嫂又喪無乳哺
之徐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而以己乳含之諸旬日而
乳遂有汁兒得長大

葉夢得守許昌值大水流殍無數公盡發常平所儲賑之全活數萬人獨遺棄小兒無由得救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左右曰收養固人所願但患歲年長即來認去耳公即立法凡災傷遺兒任人收養父母不得於長成後認遂作空券印給於民凡得兒者明書於券付之救活小兒三千八百餘口後官至尚書子孫皆登第

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諸公作論孫之爲名書其諸名踴其力以此不可謂之今讀此書者欲結其最好者莫如育嬰社

恤寡

王克明兗州監生於大戶娶女於有家居者克明聚族人告曰某婦女失所夫矣守節甚苦自給而日用飲食頗為之計久遠因勸族人各捐貲湊成總數代謀利息按月寄送年節叩賀囑子弟攜先往賀之禮周情洽所以慰其苦而堅其志也於是族中家居數家皆從一而終明克明一人之力也是科鄉試蒙撫院送匾額至門題恤寡首錄四字榜發其子中解後官極品

漢陽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

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
愛貧困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
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
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
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
不敢嫁也婦養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賣其
田宅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
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程珦二程夫子之父也前後五得官任以均諸父子孫
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族之貧者伯母

劉氏寡居以至誅率養其夫之友死以迎從其兄以歸教養其子婦撫其孫既而其兄之女又寡以患其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嫁之當時官祿微薄克己好義人以為難而必行之務者也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以上撫恤寡之人是令讀此無夫曰寡一句并及於鰥獨以及疲癃殘疾　國家設立養濟院有等仁人君子又立論贊局施粥廠以佐之均是令讀此節

書設法做事之人亦可免其困以之廣矣
茲曰愛人者無論不愛也何獨言矜孤恤寡二條曰
蓋至慘者以例其餘耳
施途丐一錢是愛人課村童千字亦是愛人指人一
迷途是愛人借一人雨具亦是愛人一言有益於人
一事有利於人是愛人援人一患扶人一善亦是愛
人他如救難濟急排難解紛申冤理屈施藥送棺種
種愛人之事不可悉數是在有志之士會讀書會體
貼會推類做事做之其於做人之道亦過半矣

愛物譜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宋哲宗每盥灑必戒左右傾盥水避蟻蟲程伊川先生作講官聞之帝曰有此事伊川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曹彬為政每冬月禁修葺牆垣階砌恐傷蟄蟲

程明道為上元主簿初至邑見道旁有人持竿以黏飛鳥先取竿折之教之改業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乎豈無人以爭何苦為此
程明道先生令家語政爭先生歎曰甚矣小人之無行
也牛壯用其力老則屠之家曰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
半價後稱貸以買壯牛甚為便益不然則廢耕矣且安
得許多錢以蓄無用之老牛乎先生曰爾之言計利
而不知義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
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蝗之災能不善之致乎
郭璞性愛物其地於農隙時輒以需以藻養魚取其利
三の里內魚鱉鰍蚌至大小盡數以知之每年買藻放
之曰吾力不能禁焚此哉小有濟耳

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民無故不食珍又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又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又曰犧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若是物之當愛也聖賢諄諄告誡以此人顧可置若罔聞乎吾願人之會讀此書者必會愛物而其不愛物者由

於不合讀書處世之喫虧者斷腥羶邀冥福則愚之甚
者也與愛物無與焉
朱子注大學中庸入其五句曰五者乃其目之大者
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
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此教人讀
書推類之法也而教人推類之法亦在其中竊以天
下所當讀之書最多人所當做之事更廣區區引集
數條何足以盡道哉是在有志者之推類耳

師譜

韓文公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何傳讀書術人之道耳授業何授讀書術人之業耳解惑何解讀書術人之惑耳或者不察以記問之學當之詞章之習蔽之遂使師道不明而讀書者多不合術人蓋故以術師譜繼之使天下之為師者知師道在此而不在彼於是以讀書術人之道為先而表章之講明而指示之庶有以維斯道於不墜焉

朱子白鹿洞學規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

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欲其徒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朱子學規萬世讀書做人之大謨實萬世做師立教之大謨也昔嘗雜記於論孟之中讀者忽焉惟朱子體念貫通提綱挈領而列爲次序於是聖賢立教之

旨明明白於天下後世蓋願凡為人師者以此為教人之語雖百變而不離其宗庶幾文行交修上不悖聖賢立教之旨中不負 國家養士之恩下不愧先知先覺之名即孔子之所以為萬世師表而誨人不倦者亦豈有異歟

朱子滄洲諭學者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言不是實

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可
在諸君勉旃不是小可
大凡為人師者不先教人立志不先講明義利關頭
則學者無所入手處勢不得不含胡以求外矣此是
則館中焉得有好學生館中無好學生家中焉得有
好子弟家中無好子弟朝廷焉得有好官人吾嘗謂
官宦之所以不好者皆其父兄先生之過也為師者
其審之
林致之曰今之教讀可方古閭胥族師之任其人有關
於人材風俗者不為不大切須以身率人正以術修孝

中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書教人之事凡日用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以衛威儀衣服飲食之節但依小學明倫敬身諸方及童蒙須知白鹿洞教條呂東萊規約程董學則劉敬堂真西山諸規其考德等節則依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學規務要切實體行躬其身以開導之即事論事迎其機以點出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於蘖而防範之凡君子小人善惡義利經重之辨莫不為反覆曉告懇切開諭以發其心志而責之以必為榮耀之愧恥之使之懽忻鼓舞日趨於善而

本然良心得以保全而不至於破壞是今日救時第一
義也若則蒙養既失習染難轉雖記得甚多講得甚精
作得甚妙只是紙上之談而實於其身並不得絲毫受
用甚則任氣徇私飾非文過放僻亂倫以古道為迂以
執禮為固以廉恥為矯激是正古人所謂佞聖言不識
字者也是則謂之讀書哉凡為師者當以風化為念為
安常襲故以誤後學

夫為師實有人心風化之責也倘傳不知而奈何昔
宋蔡京竄貫水道於廢州蠻人聞水道至率衆為露
布迎之詔徙於建寧道合上言水道以邪說害道之

林甫狐自託於伊周以小學爲術之霍光敢致先於
莽操專權罔上夢國君兵迫於家然僅謫建寧竊惟
建寧實朱子講學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克自方聞
斯道名咸於嘔唾說兒其西學乞授荒昧以中國法
觀乎此則師道之關乎人心風俗也且不止一時實
能及乎後世說自宋迄今數百餘年閩由發源建寧
登漳州學堂當不離朱子之教化而彼以詞章科第
立教者亦當有如是之涵濡深入令人終世不忘者
爲學斯則爲人師者亦可以思過矣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

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諸生謁城還居者
二十餘有三年不歸侍者亦之
夫學以明倫倫以忠孝而重諸生溺於詞章利祿之
習久不聞此言諸陽城爲師先以至性至情之理特
地喚醒不啻晨鐘暮鼓之發人深省也諸生還居之
情有不動然而動者乎凡爲師者當共取法哉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
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
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
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人者學徒

千數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以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右是安定先生之善為人師也嚴條約以身先之所謂以身示教也大暑公服嚴師弟子禮所謂師嚴然後道尊也解經明治己治人之要義所謂明體達用

之學也而文章傳經義而以理勝之是修辭立其誠
也擬師說而致實行所謂以悅誠服也抑所謂文行
忠信之教也四方歸之庠序莫實所謂有朋自遠方
來之樂也分為習事是聖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
科也至於兄先生弟子不問可知則其教澤入人者
深所及者廣矣三代而下如是之師豈易得哉我輩
冒為人師每一善狀及人儼兄先生豈不愧汗然而
徒汗背羞也不如學之學之而得其全固可以為師
即不能而得其一二亦不失師道之本此先師謂也
金鍼綫縫分明在要繡鴛鴦也不難但不識天下之

而師者以鄙見為是否耳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

六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
教之嚴論其賢者能者於朋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
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體者
後之學者不讀此段議論不知此段道理不能為此
術人遂冒而為人師吾不知其何者為人所師也
我曰此明道論明廷擇師延儒之法引與術師者何
涉而不知其皆為做師者說法也吾故不以為擇師
之法而以為術師之譜
陸清獻公示趙生云不佞年來為此間諸生講書句句
皆引他文入方以上者大略意思是要鐵砭學者書自

書我自我之弊又云古人教人讀書只將聖賢言
語身體力行非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
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
痛自改為於此方是真讀書人
人能體陸公教人之法以為法使學者皆知讀書作
人非兩件事所讀之書即做人之法原是一串則其
所成就者大矣生徒雖不能得科第亦可模式
呂新吾社學要略云自教化陵夷之後學者不知讀書
為何事師弟相督父子相傳不過取科第求富貴而已
今選社師務取四十以上良心未喪志向頗端之士不

捐已未入学者二十餘人掌印官館之文廟餘以日令
先教以講解小学孝經及字学反切一年之後如果兒
識道正音韻不差文理粗通講解亦是者掌印官入学
考试擇其堪以教人者查有社学挨次撥發
印官要如此選師学者要如此由師而不經印官
以社学借人情隨親友濫來而與之故其為師者以
社学為漁獵之藪只令館穀厭饒村童以苟且了事
並有終年不入館者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將
若之何
又云古讀書人童子爲自家身上體貼這句話與你相

于不知于近章書條能学不能学仍將前法可成說与兩條令之省惕他日遠犯即以所讀之書責之庶幾有益多也

此皆但小学之師如是大学之師尤宜奉行也

楊文公家訓云童稚之学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語講說便曉此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俗師教蒙童不先与講明此等故事而以詩賦作料

教之是等以浮落之習錮其良知良能也惜人子弟冥頑罔覺可歎也爰近有養蒙善偶暌孝弟故而教而對而蒙師者所備案錄日為童子講二三對應策有益天良

後有齋有硯田換骨金丹一書痛懲師道不明之集本柳宗言風岸古文為師須先善惡之報應喚醒癡迷啓願仁人君子印送流傳有益師長有益子弟並有益於 國家之學校與夫天下之人心風俗也

呂涇陽云士人若免困則為姓受些福倘不免困與鄉黨親朋子弟上去講些學術品行次去講些陰隲報應

化的多人都是為業方不想讀聖賢書与上天生我這
點靈秀賦我這點聰明
嘉慶初年南中教匪猖獗適逢學院陳鍾溪先生按臨潼
鄭歲試詣明倫堂講書畢遂云教匪滋事皆因爾等秀
才不好家閭与志類之語云士為四民之首讀聖賢書
當體依聖賢之意既為秀才即當教導化賢使成一個
好世道爾等一進學之後便自詡的意不守那碑狂言
亂行搔動人心把世道都莫你們弄壞了
士居四民之首即有不實已在四民之故能係於也
蓋四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可聖可賢之質苟要

所觀法則其心憤憤爲善不足而爲惡有餘士居鄉邑人所仰望且與の民最相親近故其是非邪正一視士爲轉移然則爲士者致居鄉致受館穀存一成己成物之心務立非逆之志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勸人爲善戒人爲惡偲偲切切行之勿懈於是の民有所瞻仰凡士之所不言者多不敢言凡士之所不行者多不敢行悖逆暴慢驕奢淫佚之習漸消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漸起此士之爲業也此好秀才懷出之好世道也蓋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原有此一段大學問矣爲業在手時能空存大志

姻之異日爲國前全業可業也頗與天下士爲之更
頗與天下士之爲人師者爲之
爲師不與人講聖賢大學之道雖才識八斗學富五
車只算一箇書癡何益於世
爲師講之不講行雖自己硜硜自守可善不及人只
算自了漢
爲師一味忠厚特官吏之尸位素餐也姑息養奸至
有偷雞盜筍宿娼留賭欺陵弱之習流播於外而
識者有風俗之憂
爲師不能整齊一館之子弟則異日何以居民上

為師把持公門武斷鄉曲顛倒是非鑽營名利不出
出仕為己大姦大惡殃民虐民
為師只責生徒為善不責自己為善亦是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
為師不敬天地不禮聖賢不循規矩不慎言動即是
名教罪人
為師受人脩穀脩金誨文不誨行尚屬虛糜

相之莫日當國爲全責之業也顧當天下士爲之表
顧當天下士之爲人師者爲之
爲師不當人講聖賢大學之道隆孝悌以事宗主
爲[illegible]人[illegible]全[illegible]也[illegible]化[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講行謹自己經綸自守而專爲人心
爲[illegible]父子兄弟理[illegible]之倫各當[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國家臣僚官吏之尸位素餐也[illegible]
爲[illegible]
[illegible]甘[illegible]大[illegible]
爲[illegible]

今東門外小雞天庵外無山南門外近江有小島山在官塘岸下

志云迺當南山之缺設自神功無庸攻鑿隨山周旋可容巨艦

並護持之文柳宗元文有所謂南池者一統志云在縣東名勝

記猶可撫讀萬則金石當自茲始守土者宜與朝陽澹山二巖

鎸舊有石門精室明統志柳宗元為之賦詩今雖荒廢而石門遺

故迹可推也惟高山之麓府學側有華嚴巖自唐以來遊覽不

廢遺址在今碧雲池之間石盡水分湖變而池巖變而陸其

不能成湖傳文必誤南司為北司合兩事為一地先令君斷九

之處府治後地多隆起固難瀦水飲馬池在卽衢路在昔亦

載芙蓉館故址今按地勢攷之東湖自當在城東南卑下受水

傳乃云府治後有東湖爲高指揮所據廷柏檢郡志湖復與所

思范堂遺谷見金石有蒲宗孟筆明宗瀚古之今諸公宦而舊志于游廷柏

山之西西南當云唐刺史李衢建芙蕖堂宋游忠宣寓此張南軒建

山之西當云西南唐刺史李衢建芙蕖堂宋范忠宣寓此張南軒建思范堂有蒲宗孟等題名見金石明宗藩占之今歸於官而舊志于游廷栢傳乃云府治後有東湖爲高指揮所據廷栢檢郡志清復與所載芙蓉館歧出今按地勢攷之東湖自當在城東南卑下受水之處府治後地多隆起固難瀦水飲馬池左即衢路在昔度亦不能成湖傳文必誤南司爲北司合兩事爲一地先令君斷九巖遺址在今碧雲三池之間石盡水分湖變而池巖變而陸其故迹可推也惟高山之崖府學側有華嚴巖自唐以來遊覽不絶舊有石門精室明統志柳宗元爲之賦詩今雖荒廢而石門題記猶可撫讀蒐剔金石當自茲始守土者宜與朝陽澹山二巖並護持之又柳宗元文有所謂南池者一統志云在縣東名勝志云池當南山之缺設自神功無庸攻鑿隨山周旋可容巨艦今東門外綠天庵外無山南門外近江有小渠山在隔岸皆不

勢爲城而築層樓于其上名鎭氶有事可以覘敵數十里之外無事極目縱眺羣山衆壑交集如屏幃故又號芝城第一山也鴿子嶺以外城中更有千秋嶺近太平門明時南渭王故邸址在焉在唐爲龍興寺有東邱柳宗元作記舊志稱東邱爲蔣琬故宅琬非泉陵人邱自柳氏始名屬琬無據向有東邱書院祀琬誣矣今廢乾隆中移府學于嶺上今復上高山而教授署未遷故頻池旁即柳宗元所見息壤有記見古蹟志有碑見金石略教授署以東舊建零陵縣學今學早移東門內獨訓導署未遷道光五年纂志于此名千秋山館嶺以近學居學官培護滋長有喬林修竹其陰爲中軍遊擊署名七拔濂溪長宗績辰僑廬在其北城中舊有九巖在水中今城中有水處惟鎭署前飲馬池城東南碧雲池及毗連之甘雨池龍王廟前放海池羣玉書院前舊有陳公池縣令陳三恪所濬舊志于芙蓉館下注云在東湖即今碧雲庵址縣志引曹能始名勝志云東湖在東

勢為城市築層樓于其上名鎮永有事可以覘敵數十里之外

無事極目縱眺羣山眾壑交集如屏幃故又號芝城第一山也

總于嶺以外城中更有千秋嶺近太平門明時南渭王故邸址

在焉在唐為龍興寺有東北柳宗元作記舊志稱東北為游琬

故宇琬非泉陵人耶自柳氏始名屬宅無據向有東北書院祀

琬[illegible]矣(今廢)乾隆中移府學于嶺上今復士高山而教授署未遷

故頖池旁即柳宗元所見息壤(有記見古蹟志 有碑見金石略)教授署以東舊

建零陵縣學今學早移東門內謁訓導署未遷(道光五年纂志 于此名千秋山)

館嶺以近學居學宮右護茲長有香林修竹其隱為中軍遊擊

署名七拔濂溪長宗績辰僑廬在其北城中舊有九巖在水中

令城中有水處惟鎮署前飲馬池城東南碧雲池及毗連之甘

雨池(龍王 廟前)放海池(鞏王書院前曹有陳公 漁縣合陳三格所潛)舊志于芙蓉館下注

云在東湖即今碧雲庵址縣志引曹能始名勝志云東湖在東

雜記　　續書術之論十

於定銓注法劉嶢上疏曰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
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
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
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
章有盛名李敬玄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
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才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
器耶
武后使人自舉士拾遺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

雜記　　讀書術　人譜十

唐定銓注法劉曉上疏曰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先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才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

武后策貢士於洛城薛光謙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

舍之間風化所繫之選人咸稱覔舉奔競相尚喧訴

無然至於才應經邦惟以試策武能制敵止於彎弓弧萬

深武兄固為相如綫悟不問附及置之解追後文袁今

知其不堪以補也只起將戟左右進劍起回將其提鼓

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能將事也能則君文足以

佐時善射足以制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將觀其

勇略以居官之職否行舉其之賞罰而已

柏庵朱先生云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許謂法者

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

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先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

嘗不在義理而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
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
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
是不會讀此數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之聖賢之書
不爲後人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
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
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
若只是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
雅話未足爲佳也所以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
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誤子弟亟宜焚棄人家

有此等書便為不祥即詩歌詞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為上等學者不能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注置在案頭常常自讀註教子弟勤讀即與講明使之身體力行難道不成就個好人難道不稱為自好之士究竟真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陸清獻公云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愧恥不可以做人自待

又文席生云所讀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將世俗只作空言耳小學不只是教童子之書人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也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

又言吾叔祖蒿菴公云望孫弟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將其為聖賢路上人讀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

王朗川云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學生不好罪在師長師之關係豈淺鮮哉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

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
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
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
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
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愧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
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
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
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
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

所知施為不逆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
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
未知養親一所將其讀書做孝子未知事君一所將
其讀書做忠臣素驕奢一所將其讀書做恭儉敬禮
人素鄙悋一段將其讀書做周急濟貧人素暴悍一
所將其做涵養寬容人素怯懦一所將其做發奮有
為人歷茲以往一所見得做人之道甚多一一類推
皆要如此做去即或不能盡做將切己病痛除去些
也是學問若讀書而不會做人反為武人俗吏嗤笑
是讀書反不如未讀書矣讀書何為

又云有讀書數十卷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士之讀書固將使人愛敬今乃令人疾惡豈讀書之過哉不會作人之過也士可以思返矣

黃魯直云人能毅然不避迂腐之名事事從心性上體驗一番時時以前言往行相印證久而心地光明自有一種和平之度瀟灑之趣令人敬愛充其量隆希賢希聖不過如此迂腐云乎哉

古人吐辭為經訓行也今之學為詞章者訓言而不

訓行於能文之士爲求經世之才難得

呂新吾云聖人不作無用之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敍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世間事無論鉅細都有古人留下的法程纔行一步便思古人要這般事如何纔要一人便思古人要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思想久則與古人稽爲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矣

明體全為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

體然未有明體而不能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

水有源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

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不知所明

不是適用之體

陳榕門曰今人每云某之長於理學而不長於吏治某

某長於吏治而不長於理學不知理者即此修己治人

之理學者學此也治者即此理而措之該無一二之

殊何有長短之別因思其於此種所謂理不過空談性

命所謂學不過空鑿詞章所謂吏治亦不過簿書期會

遺遊陋習理学不究吏治亦謬或云亦有講学明理自
不謬而举措未能合宜者此何以故盖以為講理固不
謬而或拘於理而昧於勢鋭於耻而急於緩犯知有未
真即行有未力耳新吾先生論體用而以樹根水源為
喻極為透闢

又曰汲汲於富貴利達則為顧形汲汲於致君澤民則
為還居求志為大人当志為患所以立孔门之隠君而
問為邦布衣而許南面伯生而高富數夫子之中天下
而定四海范文正作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正皆素位
中事也与躁進者同牀各夢

读上数段始知了今之读书而不会做人不会做官者，书被高头讲章迂腐之文所误，然亦由自家不会读书，日在勤苦从事记诵，只将字记讲章话头当作文柱彷式，于圣贤实义何尝理学。

郭开符曰：凡人立身断不可做自了汉子。人生顶天立地，万物皆备于我。范文正公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便有宰相气象。于今人岂能即做宰相，但设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圣贤，便是豪杰，为官可也，为士民亦可也。若如人只要自己好，总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为胡越，志既小，安能成大事哉。

又曰士君子生天地間須卓然自立而君又擔當宇宙扶植綱常始不自頹拔然若昏惰或沈於酒色或逞於忿戾或流於荒嬉或適於游和浪費精神虛度日子又安能做大的事業数名之中色然更若切須嚴戒若能立志時諸般自退聽矣

陶士行曰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

人苟能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身體而力行之則生有益於時自死有聞於後矣特患见識不足之稱不定耳

朱子注脩道之謂教云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

節之以禮法於天下又云國者之所國有此哉之也

霸程聖賢書籍論人倫將人都是國所當行國所國

皆經非强勉添設學者讀書苟悟於此則書與我合

爲一人自然走入聖賢路上去方不是空讀書不識

字人也

建德徐先銘雲衢會心張萬芝紫田張燮承卿同

校刊時同次乎江歲在玄默涒灘也

右讀書術人譜龍晚崖先生作也先生四川新繁恌生
學使楊公秉璋以實學薦同治五年八月奉
上諭賞給翰林院待詔銜尚著有朱子講學輯要編亦
梓行川中矣此編則之令子夔榮來官金昌以貽林君
蔭村李燮承借讀家塾因徐雲衢兄而欣賞因相與集
貲重為授梓公諸同志先生此編簡切而賅洽各譜中
所引雖寥寥數事實足感發志意陶冶性情以士譜首
列陸樹聲嚴安之事誠士人頂門之鍼當頭之棒夫出
身苟取貪緣左徑不由攀附士習那得不端仕途那得
不肅以忠譜所載韓魏公程伊川先生于忠肅公張[illegible]

所教事及師譜中者新著選取杜師之法使親民者於
民實心體察實力奉行則蒼赤蒙其庥塞晏美其化又
何須別求方略廣摭奇篇而後庶有好官時有循治哉
至其它之要於簡切因皆稱是燮承權執梓勘之役乃
小爲整齊之註法其緣起云同治十有一年三月壬子
含山張燮承敬書

